

困學紀聞

九



國學紀聞卷之十

浚儀王 應麟伯仁用

地理

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  
謂禹本紀者歟

鹽鐵論大夫曰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十分之一名  
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州絕陵陸不通乃為一州有大瀛海園  
其外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故秦欲達九州方瀛海朝萬國  
文學曰鄒衍怪說熒惑諸侯秦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愚謂  
秦皇窮兵胡粵流毒天下鄒衍迂誕之說實啓之異端之害  
如此

管子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  
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  
之水汨寂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固而好事齊晉之水  
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  
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蠢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  
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  
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此即漢志所謂繫水  
土之風氣也杜牧亦云山東之地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  
十三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

太史公班孟堅謂禹釀二渠以引其河一貝丘一漯川字棄渠  
河書曰東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貝丘者乃今王莽

故瀆而漢塞宣房所行二渠蓋獨深川其一則漢決之起觀  
城入蒲臺所謂武河者也鼃補之河議曰二渠於禹貢無見  
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計  
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而河入勃海蓋漢元光三年河徙  
宋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時河入勃海何哉

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  
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源堡  
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按九域  
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為  
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朱文公詩傳曰秦德公徙雍  
今京兆府興平縣按輿地廣記鳳翔府天興縣故雍縣秦德  
公所都也興平乃章邯為雍王所都之廢丘也當云雍今鳳

### 翔府天興縣

呂氏春秋禹南至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此屈子  
遠遊所謂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  
兮夕晞余身於九陽

朱文公謂漢之潁陽縣在江北今之江州非古九江地其說明  
矣然漢柴桑縣屬豫章郡而莽以豫章郡為九江柴桑縣為  
九江亭則九江之名其誤以矣以九江為洞庭本於水經而  
胡晁曹氏因之

國語注姑蔑今太湖當作大末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當  
作浹口蓋傳寫之誤

唐盧滂引地理志浙江出黔縣南

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非但蜀有棧閣也

楚北有甘魚之口鮫氏注疑為濟陰高魚非也左氏昭十三年傳次于魚陂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

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輿地廣記漢武帝置郡既而罷之愚按黃霸傳入穀沈黎郡後漢祚都夷傳武帝所開以為祚都縣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冉駝夷傳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十二月省汶山郡并蜀

荀卿為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誠齋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陵為楚之蘭陵也古靈字亦誤文中子父曰銅川府君隆為銅川令阮氏注上黨有銅鞮縣龔氏注隋初置銅川縣今忻州秀容是愚攷隋地理志定襄郡秀容縣開皇初置新興郡銅川縣十八年置忻州龔注是也中說同州府君龔氏本作司州注云宋武置司州於虎牢西魏始改華州為同

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

漢地理志言風俗多取太史公偵殖傳然太史公語尤奇峻可

以參觀

二

地理志禹貢桐柏大復山在平氏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

入海禹貢集解云淮陵晉猶存不知何代廢省今其地當

楚州界愚攷宋州郡志淮陵郡本淮陵縣漢屬臨淮後漢屬

為淮陵國輿地廣記泗州招信縣本淮陵縣漢屬臨淮郡宋曰睢

陵置濟陰郡今按漢晉有淮陵睢陵二縣宋濟陰郡有睢陵

縣而淮陵郡無淮陵縣蓋宋之睢陵即漢之淮陵也廣記漢

城在淮陽軍下邳縣寰宇記古淮陵城在招信縣西北二十五里然則

禹貢解以淮陵在楚州非也

志謂齊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

臨淄有服官說苑墨子曰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其本皆興

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鑄之然猶幾不能勝

齊俗之侈蓋自景公始

琅邪郡靈門縣壺山浯水所出音元次山名浯溪亦有所本非

自造此字也

溝洫志史起引漳水溉鄴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以賢令為聖令

焉鹵為斥鹵

史記貨殖傳南陽西通武關鄭關正義云地理志宛西通武關

而無鄭關鄭當為洵洵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愚按漢志

漢中郡長利縣有鄭關長利今商州上津縣武關在商洛縣

正義失之

古公事獯鬻而商不與晉拜戎不暇而周不知封建之效也唐

以幽鎮扞契丹及幽鎮亡而契丹之患始熾方鎮之效也郡

縣削弱則夷狄之禍烈矣

九域志滄州有漢武臺唐太宗紀正觀十九年伐高麗班師次漢武臺刻石紀功臺餘基三成燕齊之士為漢武求仙之處李太白蜀道難云螻蟻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其說本楊雄蜀記愚謂岷嶓載于禹貢庸蜀見于牧誓非至秦始通也

水經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通典謂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書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狄縣安帝更名荷水過湖陸則湖陵縣章帝更名汾水過永安則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愚按經云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諸

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隋志云郭璞注而不著撰人舊唐志云郭璞撰愚謂所載及魏晉疑出於璞也新唐志始以為桑欽而又云一作郭璞撰蓋疑之也經云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也乃後魏所置其酈氏附益歟按前漢儒林傳古文尚書滎譚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意者欽為此書而後人附益如山海經禹益所記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有豫童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皆非本文顏之推嘗論之矣通典又謂景純注解踈略多迂怪今郭注不傳

三輔黃圖所載靈金內府及天祿閣青藜杖皆王嘉拾遺記謫  
誕之說程泰之謂黃圖蓋唐人增續成之水經江引黃圖今本所無

殷芸小說云諸葛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  
郡也

素問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温

漢袁良碑云帝御九龍殿引對飲宴集古錄跋謂九龍殿名惟

見於此愚按張平子東京賦曰九龍之內寔曰嘉德注九龍

本周時殿名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九龍嘉

德殿在九龍門內非但見於此碑也

武后在洛陽不歸長安此通鑑所載也張柬之等舉兵至后所

寢長生殿又遷后於上陽宮皆在洛陽程泰之雍錄乃謂長

紀開卷十

六

安宮殿誤矣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子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水經注

引墨子曰舜漁獲澤今墨子尚賢篇曰舜漁雷澤堯得之服

澤之陽服字疑即獲字

漢王嘉傳為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按漢無宣城郡南

陵縣宣城縣屬南陵屬京兆文帝七年置顏注不攷地理志

何邪

禹貢冀州治梁及岐先儒皆以為雍州之山晁氏謂冀州之呂

梁孤岐山也蔡氏集傳從之朱文公曰梁山

賈誼書曰所為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

武關在商州商洛以限南諸侯函谷在陝州靈寶以限北諸



侯臨晉在同州朝邑以限東諸侯

鮑明遠登大雷岸與妹書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

路壯闊其詞奇麗超絕翰墨畦逕可以諷誦明遠妹令暉有

文才能詩見鍾嶸詩品大雷在舒州望江縣水經注所謂大

雷口也晉有大雷戍陳置大雷郡庾亮報溫嶠書無過雷池

一步積雨為池謂之雷池東入于江為大雷口元和郡縣志云

余仕于吳郡嘗見長洲宰其圃扁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

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廣陵

郡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

乘說吳王云長洲之苑服虔以為吳苑韋昭以為長洲在吳

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它有所據乎曰隋虞綽撰長洲玉鏡

蓋煬帝在江都所作也長洲之名縣始於唐武后時元和郡縣志苑

在長洲縣西南七十里未足據也蓋從郡國志

殺胡林在藥城縣唐屬趙州後屬真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

韋胡死於此故以名之

隋牛和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奇章巴州之縣梁普通六年置

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隋唐志通典九域志輿地廣記皆

云其章誤也續通典作奇章

諸子

漢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傳視漢亡八篇矣十篇見於大戴禮

景迂云世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朱文公云所記雖或

甚疎亦必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太史公序曆書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  
間不容翮忽出曾子天圓章曾子云其間不容髮

通鑑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在安王三十五年大事記云去孔  
子沒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  
云子思之年母乃過於壽考乎

家語荀子謂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韓詩外傳說苑  
皆云觀於周廟有歌器焉晉杜預傳云周廟歌器至漢東京  
猶在御坐當以周廟為是

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  
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  
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

四百五

紀聞卷一

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  
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

胡文定銘龜山楊公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韓詩外傳  
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  
來必相戒者也孔子下步姑布子卿曰羸乎若喪家之狗子  
貢以告孔子曰丘何敢乎子貢曰何足辭也子曰汝獨不見  
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樽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  
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陵弱衆暴寡百姓縱  
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文定蓋  
用此以比二程

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

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

荀卿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鮒不如盜也陳仲子猶可議豈哉史魚以為盜名可乎非十二子史鮒與子思孟軻皆在焉豈有法仲丘而非三子者乎

楚辭漁父吾聞之新沐者必強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漉漉受人之械械者哉荀卿適楚在屈原後豈用楚辭語歟抑二子皆述古語也

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齊盜糧借賊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成相曰禹溥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臯陶橫革直成

為輔注云橫革直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臯陶之功橫而不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愚嘗攷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即臯陶也化益即伯益也真窺即直成也真與直字相類橫革即橫革也皆禹輔佐之名之交未詳世本化益作井宋衷云伯益

王霸篇羣宰天下而制之馬融傳注作臯宰猶宰籠也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倞注云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此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

消

荀子曰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阿房宮賦之語本此勸學篇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聖心循焉作備焉玉在山而

木潤作草木潤君子如嚮矣作如嚮矣賦篇請占之五泰作  
五帝監本未必是違本未必非餘不勝紀

本亦未為善當詳攷五泰注云五泰五帝也監本改為五帝而刪注文

今監本乃唐與政台州所集熙寧舊

河間獻王之言惟見於說苑謂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  
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  
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  
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怒而  
後教是堯道也又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  
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醜五  
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又曰湯  
稱與堯王之道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

之道若捨日之光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未可用大知  
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又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  
足知榮辱夫穀者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  
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國之  
本也司馬公為獻王贊謂用其德施其志帝王之治渡還其  
必賢於文景遠矣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公集注始實之篇首詩書之序亦然  
老泉太玄論曰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  
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  
君子無取焉東坡亦謂太玄法言瑤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  
可乎

法言末篇稱漢公斯言之玷過於美新矣司馬公雖曲為之辯然不能滌莽大夫之羞也

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注云半通闕今按仲長統昌言曰身無半

有秋齋夫得假半章印半通半章也

美靈根閉朋牖太玄之心學也

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大興殿為太極殿隋無此名

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氏本云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上文已言齊韓毛鄭詩之末也不當重出

封禪秦漢之侈心此河汾薦論也房魏學于河汾而議封禪之禮不以為非安在其為守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人焉曾

謂房魏不如懋乎

世用卷一

十一

龔氏注中說引古語云上士閉心中士閉口下士閉門愚按楚辭橘頌云閉心自謹終不過失弓王逸注閉心指欲也

中說於文取陸機於史取陳壽自魏晉而下言之也

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註當作注記注謂漢晉以後起居注之類虛美隱惡史無直筆故曰誣阮逸謂若裴松之注三國志恐非

張玄素問禮注云史傳未見玄素蒲州人唐書有傳注以為未

見非也

我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此叔恬之言也元魏之君唯稱教文然治

家無法在兵不巳再傳而遂亂安在其黎民懷之也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龔氏本云子遊黃頰之谷  
遂至白牛之溪注云王績嘗題詩黃頰山壁愚按負苓者傳  
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當從龔本

仲長子光中說稱之王無功為傳云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  
以自喻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又為祭文云明道若昧進道  
若退鳥飛知還龍亢靡悔藏用以密養正以蒙不見其始孰  
知其終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擾亂有道無位  
作汾亭之操蓋孔氏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詞頗謂曲盡  
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品相得又曰吾往見薛  
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

紀開卷十

十二

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  
登太行俯滄溟高深極矣可附中

李百藥曰分四聲八病按詩苑類格沈約曰詩病有八平頭上  
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啗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

通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前述長子福  
獎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生福祚福祚生勉勉生怡怡  
生潛質潛之季子為諫議大夫給事中終宣歙觀察使唐書

有傳福時之子見於文藝傳者勳勳助勸太原府君召

龔氏注云文中子三子福獎福祚福郊也書此以補世家之闕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際扈遷江

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耻歸于洛陽同州悲  
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乃安康之受田其  
賦云白牛溪裏罔巒四峙信茲山之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  
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儼儼  
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丘泉疑泗溪又注云此溪之集  
門人常以百數河南董恒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  
山姚義太原溫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為俊穎而姚義  
慷慨同儕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門人多至公輔而  
文中之道未行然無功不及房杜魏何哉鄭毅夫論中說之  
妄謂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年八九歲未有門人而  
右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子

明太和中見魏孝文如存于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  
有問禮於子明是二者其妄不疑晁氏讀書志謂薛道衡仁  
壽二年出襄州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其書有內史薛公見  
子於長安用此推之則以房杜為門人抑又可知也  
世說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說其言閎以實有天下  
將治之象

張臣山讀管子曰讀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知其功業之所本然  
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書多古字如况作兄釋作澤此  
類甚衆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  
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遂乃  
謂召忽謂管仲為兄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為澤恩之命甚陋

不可徧舉愚謂管子乃尹知章注今本云房玄齡非也

地負篇云管仲之正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瀆田悉徒五種

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實數手實之名始見於

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蘇文忠論管仲之無後利不可

與民爭也蓋有激云

傳子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古史

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鄰國有不貲之寶石璧

菁茅之謀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

管仲曰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理呂氏春秋云臣

不若弦章按說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為正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為風后

三四卅四

紀開卷一

十四

弟子臧漢志附于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為士

因作此以教之

晁景迂云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

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

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傳亦能辯之

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

司馬公謂不遠而復不離於德可以修身朱文公謂能嗇則

不遠而復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

王弼注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為復

方伯暮文公高第也其言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於表周

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為申韓慘刻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



釋氏固夷也至於立志堅決吾亦有耳焉似與師說背馳  
生之徒十有三韓非解老云四肢與九竅

欲

首章以有無字下斷句自王介甫始朱文公謂名可名有名無名皆一義常無欲是說無

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  
湯武之征伐非利天下也無利天下之心而與天下同其利  
然後可以得天下

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閑欲  
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

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雜形則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  
文子若老子弟子也序曰亦曰許然姓其書稱平王問道與孔子

四百九十三

紀聞卷十

十五

子

子同時又云范蠡師之去平王之時遠矣序謂周平王時人非也其言曰王在山而草木潤珠

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取之譬若積薪燎沒者處上汲黯取之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明德后取之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

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

滅魏相取之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孔子無

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杜南韓愈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

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

陸抗取之欲治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文必差

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枚乘取之山有猛

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

千里鄭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

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  
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越絕劉子取之乳犬  
之噬帛伏雞之搏狸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  
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狡  
免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皆見此書其見於列莊淮  
南子者不可縷數

文子曰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長孺  
學黃老言故用文子之語顏注云積薪之言出曾子當攷

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  
十而盡相靡也孔叢子云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  
雖堅剛卒盡相靡舌柔順終以不弊漢藝文志老萊子與孔子

### 同時當從國策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也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  
與其弟子坐必以年然則與子產同時

列子以仕衛為嫁於衛從一而終之死靡它是之謂正

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

狐父之盜史記正義括地志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  
里

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子觀物外篇謂盜跖言事之  
無可柰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  
聖人亦不可強

五峰云莊子之書世人狹隘執泥者取其大略不為無益若薦

行君子句句而求字字而論則其中無真實妙義不可推而  
行也愚謂此讀莊子之法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

韓詩外傳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主

君所讀何書也與莊子同而小異漢古今人表作輪邊

大宗師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屈子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敢

問其所以異曰莊子所謂傳傳以心也屈子所謂受受以心  
也目擊而存不言而喻耳受而口傳之離道遠矣

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

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  
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噲予又何規老聃哉

紀開卷二

十七

章子成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云云孔子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  
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投  
之吾今見龍云云余曰張不能噲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  
今本異

初寮謂莊子之言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竅掩卷而坐猶覺  
黍琴之逼耳

齊物論女以妾聽之矣張文潛銘商瑤曰造物則奚句法本此

飾小說以干縣令疏去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此有進士程文用

謂惠子曰儒墨揚秉四與夫子為五列子釋文公孫龍字子秉

秉謂公孫龍也

魯雞固能矣注云大鷄也今蜀雞爾雅雞大者蜀韓文公守戒

曰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是以蜀雞為小也未詳

荆公曰古之善事親者非事其親之謂也事其心而已矣事其心出人問世

呂吉甫曰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蓋孔氏與老氏同生於衰周莊子與孟子俱遊於梁惠其書之言未嘗相及以此而已

以恬養知者主靜而識益明以知養恬者致知而本益固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郝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盛竊之二事相類

支離疏鼓箠播精文選注作播糶

郭象注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

紀開卷十

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此注文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木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莊子稱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則滑釐墨者也史記儒林傳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豈滑釐逃儒而入於墨亦若吳起之言兵燹

說苑載禽

滑釐問墨子

庖丁解牛行其所無事也管子云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間也賈誼疏云解十二牛胡子知言云一目全

牛萬隙開橫渠詩語也

王坦之著廢莊論而其論多用莊語胡文定春秋綱領有取於莊子之言其可廢乎

豫且事有二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張平子東京賦所謂白龍魚服見困豫且者也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曰宋元王二羊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莊子所謂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者也

郭象注云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韓文公聽穎師琴詩無以冰炭置我腸本於此

四、五

紀聞卷十

十九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是非毀譽一付於物而我無與焉則物論齊矣邵子詩謂齊物到頭爭恐誤張文潛曰莊周患夫彼是之無窮而物論之不齊也而託之於天籟其言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此言自以為至矣而固固自未離夫萬之一也曷足以為是非之定哉雖然如周者亦略稅駕矣

莊子逸篇

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私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弈意脩之旨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師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

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  
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  
旨北齊杜弼注莊子惠施  
篇今無此篇逸篇也

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  
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  
元天山名

游見閭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  
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齊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

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夫擊鼓  
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為魅崇也

挿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  
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弃以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羊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

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  
駕法駕也

空闕門一作來風桐乳致巢以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  
孔空風善從之

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  
葉似其鳥喜巢其中也

緋謳所生必於斤苦司馬彪曰斤斲也苦用力也引緋所以  
有謳歌者為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王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

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

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武老子歎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凰之所居也積石千田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為寶天又為主離珠一人三頭遮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取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竈也

羊斟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而數以勝人者

以狸膏塗其頭詳詳也難畏狸也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鳳凰而徒

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樟初生可扞而絕

鵲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

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金鐵蒙以大縹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

口窮蹠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直回其踐地也深

鹿與而牛舍

青鷄愛子忘親司馬彪曰鷄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也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一而不善子一足

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也酒尊也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畫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奔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流脉並作則為驚怖陽氣獨上則為癩病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鷄以五

鈞射者見鶴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喻聖主之法明新至不敢蹈之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

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吾先君伐衛免曹

退為踐土之盟不殺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

庸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愀焉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

從乎還車轍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集梁君下車擊弩一作引欲射之道有行者

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

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

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饑寒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



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  
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  
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  
人無異於鬻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  
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一作肉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輒繫者也一作罾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食之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韍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墉  
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

而葉成

鷓為鷓鷃為布穀布穀為鷓此物變也

盧敖見若士深目鳶肩

禮若亢鋸之柄

亢舉也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  
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  
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  
好紡績織紉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  
也

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  
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  
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用

斷圭碎璧亦足為篋櫝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太平御覽引蘇子曰蘭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炳翠以羽殃身蚌

以珠致破蘇秦能為此言而不能保其身漢書楚老父之言

本於此文子引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

尸子曰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又曰蒲

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漢書

稱孝已莊子稱蒲衣子其事見此太子晉事見周書

鄒陽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尸子謂孔子至於勝毋暮矣而不

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

四海俱有其利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澗儉則為獵者表虎

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君父母文心雕龍舜之祠田云荷

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謂之祠田豈它有所据乎

程子見家語子華子見莊子近有子華子之書謂程本字子華

即孔子傾蓋而語者後序謂鬼谷子之師水心銘輩仲至所

謂程子即此書也朱文公謂詞艱而理淺近世巧於模擬者

所為決非先秦古書

韓子內儲說謂奸向讒萇知按左傳哀三年周人殺萇知叔向

之沒久矣

韓子曰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

知治之道也以商鞅之法為殷法又託于仲尼法家侮聖言

至此

五蠹曰周去秦為從甚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按史記報主倍秦與諸侯約從衛為衡之事未詳

說疑曰有扈氏有矢度謹堯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崇侯優施事甚著古今人表桀時有雅侈餘皆闕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桀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古今人表桀時有于辛桀夷終即桀夷公虢公鼓即虢石父墨子云其桀染推于辛

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記商君傳不

四

紀聞卷十

廿五

子

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

又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注謂非要急若樹之枝也養樹者必披落其枝為政者亦損其閑冗宋景文詩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枝官二字前有用者

又云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愚謂堅白公孫龍之言也無厚鄧析之言也

漁者持鱸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貴諸呂太史西漢手筆曰利之所激深宮之女皆儀秦也文法本此

刑贍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後魏崔浩謂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筆墨畦迳皆有自來

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國之木千世無輪劉夢得用此

語恃字作侯

鉅孱之費金壁西門豹之納璽戰國之時官邪賂章毀譽決於

左右之口於此可見若阿即墨之斷者幾何人哉趙之郭開齊之后勝

皆受秦間金魏信陵之以數廢亦以萬金為間三國遂墟矣

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此名言也鄭長者之

書見漢藝文志

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斯言不可以韓非廢

韓子謂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仲尼聞之曰善賞

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事在孔子後孔

鮒已辨其妄然傳記若此者衆說苑周威公問於審子曰取

四六

紀聞卷上

廿六

士有道乎審子曰楚平王有士曰楚侯胥丘負客出亡之晉

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平王謬矣

審子又曰晉平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舛犯者見明大夫

以樂見平公內之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坐

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

荆仲丘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

書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按犯建子推息

四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群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

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靈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同

時

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將軍車騎先至晉陽戰國策云延

陵王誤也鮑氏改王為君亦未之攷

韓子云吳起欲攻秦小亭置一石赤桑東門外令人能徙此於西門外者賜之上田宅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秦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賜之上田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呂氏春秋云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償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償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償表不得賞則已何傷往償表來謁吳起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愚按商鞅入秦在吳起死後二十一年徙木予金其祖吳起之遺智歟

說文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

四十五

紀聞卷一

廿二

三

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責少雖十宿沙不能得也

鶡冠子博選篇用戰國策郭院之言王鈇篇用齊語管子之言不但用賈生服賦而已柳子之辯其知言哉

戰國策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聾不聾不能為公見慎子

吳子曰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柳子佩韋賦桑弘和而却武弓渙宗覆而國舉桑謂承桑氏也

一本改桑字為乘誤

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辨是分數明按孫子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益辨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

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本李克對魏文侯之言見說苑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

韓子謂鐘鼎之銘皆畚吾之跡華山之博也蔡邕謂唯郭有道無愧昌黎猶不免諛白樂天立碑詩曰豈獨賢者嗤仍傳後代疑

兎谷子午合篇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於湯呂尚三入殷

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孫子用間篇當參攷伊呂聖人之耦豈詭遇求獲者此戰國辯

士之誣聖賢也伊尹三聘而起太公辟紂海濱當取信於孟子

尹知章序兎谷子曰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

復受轉丸胠篋三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温言酒食貨財之賜

四十七 紀聞卷十

秦也儀也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其言所受於師行之少有口

吻之驗耳未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豈可更聞至要使弟子

深見其闡奧乎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齊戒擇日而往見先

生乃正席而坐嚴頽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龍云

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程子曰秦儀學於兎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闔捭闔既動

然後用鉤鉗

蒯通善為長短說主父偃學長短從橫術邊通學短長史記索

隱云戰國策亦名長短書

鬻熊為周文王師著書二十二篇諸子之最先者今存十四篇

列子天瑞篇引運轉無已天地密移力命篇引語文王曰自

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賈誼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皆今書

所無

呂氏春秋曰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己孫臏貴執王廉貴先兒良貴後荀子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疇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墨子有見於齊兼愛也陽朱貴己為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迂齋云梓人傳規模法呂氏春秋來愚按呂氏分職篇云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准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嘗匠巧也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柳子立意本於此

劉向論起昌陵疏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本於呂氏春秋說苑晉太史屠餘見晉平公之驕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愚謂平公後三年晉未亡也是時兩周末分亦無周威公呂氏春秋晉太史屠柔見晉公之驕高誘注以為晉出公當法呂覽然晉政在大夫父矣非以驕亡也屠柔不可謂知幾

孔叢子公孫龍感三耳呂氏春秋作歲三牙

賈誼疏壹動而五業附新書云五美附見五業字當作美

六韜曰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賈誼之言本此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顏注此語見六韜主上之操也語出尉繚子

淮南詮言訓曰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曰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張夫人諫苻堅之言本於此

賈誼書云德澤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媪物時熟吳斗南謂漢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光媪當作媪

鹽鐵論文學曰威文仲治魯勝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况民盜乎文仲子貢不同時斯言誤矣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約之蠱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温飢飽之為脩短驗於物者也論養生者盍於此觀之

韓子蒼醫說用此意物理論曰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温以血脉以燠通

淮南子曰春偵秋賦民皆欣春賦秋偵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為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洲為鰕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亦見文子此柳子種樹傳之意

文子聾蟲雖愚不害其所受注云鼈聾無耳淮南子曰任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况人乎又曰馬

聾蟲也注云喻無知孝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山海經龍聽以角不以耳山海經檢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伊川謂如羣飲於河各克其量

抱朴子論仙篇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仲舒儒者豈肯為  
方士家錄蓋依託也

又按漢禁中起居注即西京雜記所謂葛洪家有漢武帝禁中  
起居注一卷漢武故事二卷通典云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  
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荀悅  
申鑒曰先帝故事有起居注動靜之節必書焉

祛惑篇有古強者云孔子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  
韋編三絕鐵槌三折今乃大悟史記世家韋編三絕鐵槌見  
於此適一作槌以方士寓言也

四子

紀聞卷十

廿一

福

魏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言三略者始  
見于此漢光武詔引黃石公含神霧云風后為黃帝師又為  
禹師化為老子授張良書今有素書六篇謂黃石公圮上授  
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為是荆公詩云素書一卷天與之  
太平御覽引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粟此鄒子  
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

慎子曰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  
見初學記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言事不可常也謂禮從俗則非

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  
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  
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

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  
鐘而朝可也愚謂為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  
而朝之言哉程子謂未有心蠹而能用管仲者於鄭簡公亦  
云

論衡蓋蔡中郎所祕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充自紀述其父祖  
不肖為州閭所鄙而答以馨頑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己而  
厚辱其先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  
公亦曰克刺孟子猶之可也至詆訾孔子以繫而不食之言  
為鄙以從佛於公山之召為濁又非其脫駝舊館而惜車於  
鯉又謂道不行於中國豈能行於九夷若克者豈足以語聖  
人之趣哉即二說觀之此書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  
以蘄俗蔡邕欲獨傳之何其謬哉

紀聞卷一

廿二

福

家語問舜冠謂魯哀公問孔子尚書大傳以為成王問周公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

餘糧棲畝  
本於此

劉邵人物志曰易以咸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無為德以虛為

道愚謂咸言虛而不言無與老氏異

宋咸注法言云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  
或問寶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王介甫曰出乎顏淵則聖人  
笑出乎韋玄成則眾人矣

奔車之上無仲丘覆舟之下無伯夷此韓非語也余襄公謹識  
用之

杜牧注孫子序云孫武著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  
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攷之史記本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  
吾盡觀之矣非筆削為  
十三篇也

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皆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  
脩條四時葳蕤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剥  
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  
無傷吾足

困學紀聞卷之十



